

《六书经纬》与韩国朝鲜时代的汉字研究

黄卓明

(郑州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韩国朝鲜时代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 本时期的韩国在中国语言学研究方面, 无论是文字、音韵还是训诂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其中, 洪良浩编撰的《六书经纬》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意义并且流传至今的一部汉字研究文献。

关键词: 六书经纬 韩国朝鲜时代 汉字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 (2010) 04-0082-04

一

韩国和中国隔海相望, 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 而汉字正是中韩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据史料记载, 汉语汉字早在公元前 12 世纪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1] (P4)。长久以来, 对汉语的掌握和运用一直是韩国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身份的象征。因此, 历史上很多知名学者, 同时又是文笔华美流畅、汉语书面语功底极佳的汉文学家、汉文诗人。

朝鲜时代是韩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 也是韩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这段时间从 1392 到 1900 年, 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 本时期的韩国在中国语言学研究方面, 无论是文字、音韵还是训诂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2]。其中, 尤其是对构成汉文和汉诗的基础——汉字和汉字的构成理论——“六书”, 朝鲜时代的学者们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成果[3] (P74-137)。

本文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4]的查证发现, 早在宣祖 6 年 (1573) 就已经有了《六书附录》的记载, 可惜由柳希春¹编纂的这本书却佚失了。之后又过了近二百年, 有关汉字和“六书”研究的文献才又陆续出现, 而洪良浩编撰的《六书经纬》正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意义并且流传至今的一部汉字研究文献。

洪良浩 (1724-1802) 是朝鲜后期的文臣兼学者。本贯丰山, 初名良汉, 字汉师, 号耳溪。1747 年 (英祖 23 年) 考中进士, 1752 年庭试文科丙科及第, 历任司宪府持平、弘文馆修撰、校理等职, 1774 年登俊试, 1777 年 (正祖 1 年) 洪国荣当权时被排挤做庆兴府使, 1781 年被召回做汉城别右尹, 以后历任司谏院大司谏、司宪府大司宪、平安道 (今平壤) 观察使、吏曹判书等职, 1799 年获得兼任弘文馆和艺文馆两馆大提学的最高荣誉。

他主持编纂了《英祖实录》、《国朝宝鉴》、《羹墙录》、《同文汇考》等多种书籍, 特别为地方官著述了《牧民大方》。曾于 1782 年和 1794 年两次出使中国, 和中国学者广泛交流, 为当时朝鲜接受并推广考据学做出了贡献。1801 年退休, 第二年去世, 谥号文献。

洪良浩除了著有《耳溪集》37 卷以外, 还有《六书经纬》、《群书发排》、《格物解》、《七情辨》、《海东名将传》、《高丽大事记》、《与王肇乘》、《朔方拾遗》、《北塞记

收稿日期: 2010-02-23

作者简介: 黄卓明 (1964 年生) 女, 副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海外汉学及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1柳希春 (1513 中宗 8-1577 宣祖 10) 本贯善山, 字仁仲, 号眉岩。《六书附录》是他在流放期间编纂的一本书, 可惜失传, 其价值已无法考证。但至少能说明在 16 世纪中期的朝鲜时代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六书”问题。

略》、《万物原始》、《乡约折中》等众多著述，其文笔流畅、条理清晰，他的学问和文采被公认为在当时的臣僚中无出其右者。

他对汉字的研究以及对汉字研究的见解，见于他所撰述的《六书经纬》及《六书经纬序》中。

二

《六书经纬》是1777年洪良浩被贬做庆兴府使期间所作²，历时约3年完成，收在《耳溪集》外集卷十[5]。目前该书在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庆星大学中央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处均有收藏[6]。

《六书经纬》一书为全史字版，版式特点为四周单边，半廓规格22.0×15.8厘米，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每行之间有界线，上黑鱼尾。

表题《耳溪外集》，前面是洪良浩自己撰写的《六书经纬序》，中间是《六书经纬》全文，共七篇，计17000多字，分为《仰观篇》、《俯察篇》、《近取篇》、《远取篇》、《杂物篇》、《撰德篇》、《辨名篇》，书的最后是清朝纪昀和戴衢亨为其作的后题。

《六书经纬》的成书时间，据洪良浩自序，当在其被贬庆兴府时（约1780年前后）完成。1782年以冬至兼谢恩副使身份出使燕京时，已送与当时清朝的翰林修撰大庾戴衢亨，初名《六书妙契》，后易名《六书经纬》³。可知1782年前已成书。刊行时间在宪宗9年(1843)。

查阅洪良浩之孙洪敬谟为其撰写的行状可知，《六书经纬序》作于1784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介绍了《六书经纬》一书创作的缘由。首先，叙述文字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其开篇写道：“混元判而万有形，圣人者作，仰观而俯视。”“近取诸身，远求诸物。”“凡厥有形之族，有事之伦，皆从以名之。既名矣，始结绳而记之，绳之不足，乃状之于文。此文之所由兴也。”[7]（P317）从天地伊始，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对近身、远物，有形、无形之物，给以名称，开始通过结绳来记事，不够用时，使用文来加以描画，认为这就是文字产生的缘由和过程。其次，说明并盛赞文字的功能和地位。指出：“圣人观象而晰理，即物而垂教。……凡所以赞天地之化，牖生民之道，成天下之亹亹者也。……书者，纂辞以明道。非书则卦与象隐矣。故天地设位，而六书八卦并行于其中。大哉，书也！”“六书明而道在是矣。”再次，指出文字形体的变化，使六书的本义丧失殆尽。“浑噩简奥之文，不足以尽物变而适时用。……秦斯易大篆为小篆，程邈翻小篆为隶书，及汉而又转为楷。字体屡变，而六书之义不传。”[8]（P317-318）认为从秦代李斯变大篆为小篆、程邈创隶书到汉代出现楷书，是汉字六书本义丧失的根源。复次，说明写作《六书经纬》的原因。“世之为字学者，惟从谐声焉求之。故盈天下者，大抵三韵四声之谱而已。”指出：“独《说文》一书，专解字义。”但同时又指出《说文》的不足和局限，在于：“举母遗子，畧而不备。古圣人制作之精义奥旨，犹不可见矣。”[9]（P318）坦露出他的遗憾之情：“余尝恨之。”

（二）介绍《六书经纬》一书的成书过程及其特征。首先，叙述创作《六书经纬》的过程、方法和动机。“往岁谪官北塞，闭门穷居，不与外物接，专精默思，若有悟焉。……乃取今文恒用者千有七百余字，形也意也事也声也，各因其象而释其义焉，点画戈趯，俱有指

²耳溪集卷十八·自序·太史氏自序：正宗初年，权凶洪国荣，以亲属心害之，斥补庆兴府使。庆兴极北不毛之地也。良浩居之晏然，闭门读书以自娱。著《六书经纬》、《大象解》、《万物原始》、《朔方风土记》等书。居三年，国荣败，始召还。

³耳溪集卷十五书·与戴翰林书：往岁所呈《六书妙契》，尚置案头否？厥后多有增删，易名以《六书经纬》。

归，转注假借，错出互见，触类旁通，可以尽天下之文矣。”进而说明创作动机是：“要之辞约而意明，使夫愚夫愚妇皆可与知。”[10] (P318) 其次，说明自己的忧虑及采取的行动。“然生于数千载之后，上求古圣人之用心，邈矣邃哉。其敢曰不悖云乎？”客观地表明了探寻六书本义的困难。“后数年，西游中国，博求六书之学，得所谓精蕴者，即皇明太常魏校所撰也，字凡千有余。”接着简单介绍和评价了大明魏校(1483-1543)的《六书精蕴》：“上溯钟鼎之迹，下究篆隶之变，自谓得古人心法。庶几乎六书之遗也？然是书专主古篆，今人多不可通。”[11] (P318) 虽然《六书精蕴》力图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讲六书，也让洪氏以为此书所述可能就是六书的真谛。但是他也批评了其不足，“专主古篆，今人多不可通”。进而说明自己的做法是：“试取余书证之，其不合古者，厘十之一二。稍加是正焉。其有因今文而自成一义，有裨世教者并存之，亦以见斯与邈损益之义也。”[12] (P318) 再次，申明以现行文字为中心的强烈主张。以设问的方式，强调个人主张：“或曰：文之变极矣，曷不尽反诸古欤？余曰：文之变，即时之变也。时者，天之所为也。宫室黼黻之不可为巢居皮衣也久矣。独文字乎哉？”[13] (P318) 说明人们的饮食起居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字的变异也是随时间推移而顺理成章的事。又援引《易传》和朱子的话，强调自己所作的正确性。“《易传》曰：随时变易以从道，不变者道也。朱子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既形矣，理从之寓。奚今与古之辨哉？吾以即象而明理而已。”[14] (P318-319) 主张重视现行文字比复古的倾向更具有价值。

与此相对应，《六书经纬》一书则模仿《易传》的形式，分为七大类，一千七百六十六物（即 1766 字）。正如洪良浩在其序里所说，“分汇则本之易系大传”。

其中《仰观篇》一百二十物，《俯察篇》一百五十六物、《近取篇》四百七十六物、《远取篇》二百六十二物、《杂物篇》二百二十六物、《撰德篇》一百三十一物、《辨名篇》四百五十四物。

《六书经纬》以会意法说解当时最常用之字。洪良浩所选取加以解说的 1766 字，都是当时最常用的字。他以当时人们看到的字体形式为说解对象，以其实用、好记、容易联想、易于掌握为原则。如：《俯察篇》中：“洛者，與河各流也。渭者，清水灌田也。漢者，邈難攀也。淮者，水半匯也。濟者，水齊會也。漯者，水累入也。”

更有：“渡者，度水。涉者，步水也。溺者，水力弱也。湧者，水氣湧也。波者，水之皮也。瀾者，水之欄也。灘者，水之難也。湍者，水之端也。”

“滑者，水中石也。或曰，骨漬水則滑。”[15] (P321)

我国宋代王安石也曾作《字说》一书，其最有名的说解即“水皮为波”、“土皮为坡”。这里，洪良浩也有此说，可谓两人说解之法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王安石的《字说》，颇为历代学者所诟病。虽有不抱成见的学者，如宋代叶大庆就曾指出：“……人为之为伪，位者人之所立，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怨’朱晦庵亦或取之。”[16] (P321) 但历来对其否定和批评多于肯定。

当时，纪昀在给洪良浩的回信中也曾客观地评论过王氏此书⁴，日本学者池田四郎次郎

⁴ “荆公《字说》，今无传本，惟《周礼新义》中散见之，以其未注《考工记》，宋人采其《字说》补成之，此一篇所载尤详。反复观之，亦非并无可取。宋人所以交攻之者，一以元祐之门户，一以必欲全为之，遂不免强为之说。致相轧者，置所长而专攻所短，遂为后世之口。”笔者以为其所论极为中肯。

也在《王安石字说谈略》中主张王安石的《字说》是近世论字说之第一篇学术著作⁵。

以此观之，晚于王安石 700 多年的洪良浩，其说解也自有其可取之处。比如：《辨名篇》中：“吹火为炊，因火为烟，死火为灰，火尽为烬，火在林则焚，火入家则灾。”[17] (P335) 可见其与王安石解字的方法十分相近。

《六书经纬》在说解形式上仿照《尔雅》和《释名》。洪良浩在序言里说：“立言则放乎《尔雅》、《释名》”，因此，1766 条说解在形式上和《尔雅》、《释名》相一致。比如《仰观篇》中：“天者，一大無上也。地者，土中包池也。人者，中天下而立，具陰陽之體也。陽者，日在月上也。陰者，雲在天下也。陰陽皆從防者。二氣不相雜也。”[18] (P319) 就是将“天”、“地”、“人”列为一组加以说解的。

清代纪昀在给他的后题中曾说：（洪氏）“字说以深湛之思……不求同于古人，亦不求异于古人，因所固有，而得其当然。”[19] (P338) 综观《六书经纬》一书，这一评价确实道出了该书的追求和特点。

《六书经纬》融前人可取之处于一体。在 1766 字的说解中，洪氏共援引了《说文》三次，但皆为理解消化后的引用。比如：《撰德篇》中“肃”的说解：“肃者，《说文》曰持事如临渊也。”[20] (P332)。

直接引用古语。比如：《辨名篇》中，“鳥飛為習，皿蟲為蠱，皆古語也”。[21] (P335)

另外，还引用了春秋时期哲学家、晋国人程本的《子华子·执中》篇，“子华子又曰：能固其元为完，残其所固为寇，又曰，韦革虽柔，扩之则裂，矿石虽坚，攻之则碎。古之制字，字为之破，而文亦如之。”[22] (P337)

从《六书经纬序》和《六书经纬》，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洪良浩对汉字、对“六书”研究的见解和主张，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所实践的汉字研究活动。

三

中国学者纪晓岚与洪氏同岁，他们的友谊成为中韩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从他们的书信来往可以了解到此文献的价值。纪昀给洪氏的回信附在《六书经纬》后题中，信中有一段接着对王安石的评价写道：（洪氏）“寔先生此书，有其长而无其短，此由气质学问粹驳不同，信先生之所养深也。高邮王给事怀祖，东原⁶高足也。于小学，最有渊源。昨以示之，渠深佩服。知弟非阿所好矣。”[23] (P338)

从纪昀对洪良浩先生《六书经纬》的评价：有王安石《字说》的长处，而无其短处；从拿给戴震的学生，当时在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学问造诣极深的王念孙看后的反应——“渠深佩服”，我们从这一侧面足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价值。

虽然朝鲜后期大臣南公辙（1760-1840）曾慨叹：“士终身读书，而不知其始有文字而为是书也。”[24] (P171) 反映出“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朝鲜时代，读书人普遍忽视汉字研究的社会风气。但在近 600 年的朝鲜时代也不乏有识之士在做着不懈努力。早期崔世珍（1473-1542）曾做《训蒙字会引》及《训蒙字会》，但主要是为汉字教学服务而编纂的字典类教科书；从 1573 年亡佚的柳希春的《六书附录》，到朝鲜晚期出现的正祖 1792 年《策

⁵ 池田四郎次郎：“金文甲骨文出土以来，许氏之《说文》已难令人信服，若今日人据《说文》以定《字说》之是非，必将失之武断。”《东洋文化》第八、九期，日本大正十三年九月出版。转引自黄复山《王安石字说考述》铭传学报第二十二期 p309。

⁶ 《耳溪集》外集卷十·后题中注有误，东原（翰林戴衢亨号），当为：东原（翰林戴震字）。《耳溪集》卷十五书·与纪尚书书·附答书，无注。可确知。

问文字》及诸大臣的“对策”，之后又出现的朴瑄寿（1821-1899）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翼征》，再到权炳勋（1867-1943）《六书寻源》的问世。洪良浩（1724-1802）的《六书经纬》，是一部有意识的、专门从事汉字研究的早期文献，在朝鲜时代文字学研究史上显然占有滥觞的地位，其撰述的《六书经纬序》以及编纂完成的《六书经纬》，无疑为推动本时期的汉字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汉字从开始的字书编纂上升到理论研究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

在洪良浩的《六书经纬序》中，我们了解到洪氏对“六书”研究的渴求和见解，以及为完成《六书经纬》而付出的努力，他曾借出使之机，“西游中国，博求六书之学”，但仅仅寻到了在学术价值上远不如《六书故》的《六书精蕴》。而文字学研究大家郑樵、戴侗、顾炎武，还有同时代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的研究成果，均无缘涉猎。远居韩半岛的洪氏，无法借鉴到前人研究的最新成果，无法得到更丰富的汉字研究资料，这从客观上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其《六书经纬》虽以“六书”命题，但主要是用文字的以形表意功能来解字，而未能真正涉及六书的理论构架。

洪良浩在写给纪昀和戴衢亨的书信中⁷也提到：“不佞尝恨‘六书’之学阙而不传。妄以謏见，裒辑成书，名之曰《六书经纬》。而点画批注，支分缕析，不无穿凿之弊，未敢自信。”但也表示：“若有可取，则置之书厨，以备一种文字，布示门生。俾此海外管见，得传于中国书肆，则庸诎非大幸欤。”及“如有可采，则布示学者，以广其传，使海外管见，得齿中国书肆，则岂非圣代奇事耶。”表明了他对《六书经纬》能够在中国传扬的期待。但是，象王安石的《字说》难以流传一样，洪良浩的这本《六书经纬》也没能在中国流传开来，最后只保留在了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图书馆内。

然而从以上考察分析发现，仅《六书经纬》的成书时间，在朝鲜时代汉字学研究史上就具有无可替代的先导地位，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朝鲜时代汉字学研究的一部难得的重要文献。

若严格按照文字学理论来看，洪良浩的《六书经纬》对 1766 字的说解，并不像他在《六书经纬序》中所述：“其不合古者，厘十之一二。”其实应为：“其合于古者，厘十之一二”才对。比如：《俯察篇》所收 55 个与水有关的汉字中[25] (P321)，其说解近于《说文》者，仅有“洲”、“渚”、“涯”、“沙”、“渊”、“瀑”几个字而已，且均被解释成会意字。其原因就在于只据当时所见隶、楷以为说，而不知古文字之字形和结构。

但是，作为汉字引进国的朝鲜时代来说，有这样一本立足当时常用汉字，从会意角度进行汉字说解之书，尽管有许多不合“六书”之处，但对普通民众学习和掌握汉字，却是非常有益的一项举措。正如洪氏在《自序》中所言：“使夫愚夫愚妇皆可与知”，对于普及和推动汉字教育来说，这种尝试是积极的，具有无比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文仅探讨了文献《六书经纬》，及其所反映出的朝鲜时代的汉字研究。限于篇幅未对文献中 1766 字的说解做深入分析和挖掘，而这项对进一步了解韩国朝鲜时代文人如何认识和理解汉字、“六书”，及汉字在当时传播和使用状况的工作，留待今后的继续研究。

（本文为 2009 年 11 月参加在韩国庆星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论文的一部分，承蒙韩国庆星大学河永三教授、柳莹杓教授的关心和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⁷ 《耳溪集》卷十五书·与纪尚书书、与戴翰林书。

参考文献:

- [1] 董明. 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 [2] 黄卓明 韩国朝鲜时代的《说文》研究[A]. 《励耘学刊·语言卷》(11 辑)[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 [3] [韩]河永三. 韩国历代中国语学文论资料集成[R]. 釜山庆星大学校 2003. P74-137. (包括朴齐家和李德懋的两篇《六书策》, 边斗建的《六书韵义论》和洪良浩的《六书经纬序》)
- [4] [韩]朝鲜王朝实录[Z].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 [5] [韩]洪良浩. 《耳溪集》外集·卷十[M](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42 辑, 首尔: 民族文化推进会, 景仁文化社发行 2000. 本文以此文献作为分析考察对象。
- [6] 该文献在以下各处均有收藏: 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
(http://yulprml.yonsei.ac.kr/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
庆星大学中央图书馆(<http://library.ks.ac.kr/>)
日本天理大图书馆(<http://webcatplus-equal.nii.ac.jp/libportal/EqualFromForm>)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https://op.kulib.kyoto-u.ac.jp/webopac/catdb1.do>)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http://cliobeta.cul.columbia.edu:7018/vwebv/search?>)
- [7]-[25] 除[24]外, 皆引自[韩]洪良浩《耳溪集》外集·卷十.
- [24] [韩]南公辙金陵集卷之十·书·与权景好禔书[M](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72 辑, 首尔: 民族文化推进会, 景仁文化社发行 2000.

Liu Shu Jin Wei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 in Korea Dynasty

Huang Zhuo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450001)

Abstract: Korea Dynasty is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s Though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Characters,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had great achievements during this stage according to existed references, of those the book Liu Shu Jin Wei written by Hong Liang Hao is a most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 work on Chinese Character.

Keyword: Liu Shu Jin Wei in Korea Dynasty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

[作者简介] 黄卓明, 女, 江西人, 1964 年生。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硕导, 在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海外汉学及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